

元湯林翁富翁百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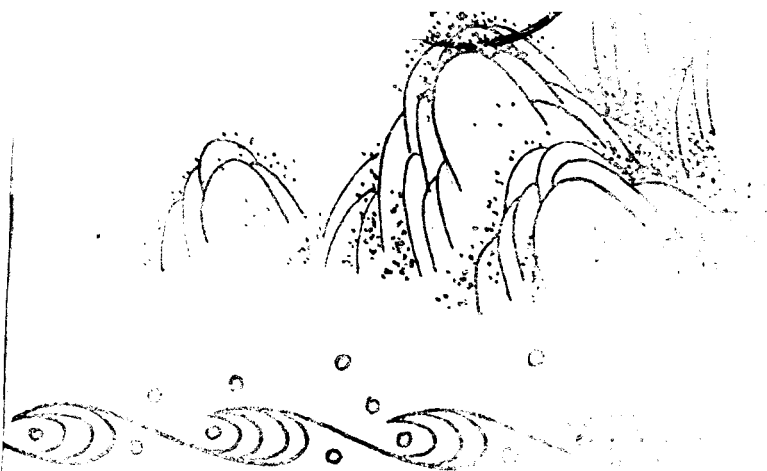


· 故掌蜀巴 ·

重 庆 出 版 社

百万富翁林汤元

程梓贤 王正平



重 庆 出 版 社 1981年·重庆

封面设计：马 丁

插 图：欧治渝

责任编辑：聂云岚

百万富翁林汤元

程梓贤 王正平

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 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
四 川 省 新 华 书 店 重 庆 发 行 所 发 行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3.125 插页:2 字数:58千
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数: 1—22,300

书号: 10114·1

定价: 0.26元

林汤元是解放前重庆城赫赫有名的一个大生意人，本名叫林铭合，卖汤元出身，故人称林汤元。重庆人一提起林汤元来，差不多都晓得，要是说到林铭合，反而知道的人不多。因此，我们在这个故事里，就统称他为林汤元。

林汤元是隆昌县双凤驿的人，祖祖辈辈都是做庄稼的。他是咋个跑到重庆城来卖汤元的喃？故事就从这里讲起：

一

清光绪三十三年，林汤元才十一、二岁，遇上这年家乡青黄不接，他父亲就用谷草穿了二十个小钱，指着屋门口前由成都到重庆的中大路，对他说：“娃娃！老子实在养不活你啰，你伯伯前年下的重庆，听人说他在演武厅卖黄糕粑。你把这几个钱拿去，顺着大路走，到你伯伯那里，谋条生路去吧！”林汤元看到一家人吃的是“观音米”煮芭蕉头，听到伯伯屋里在卖黄糕粑，他想：不用说走拢就有吃的。但他毕竟还是个小娃娃，加上他父亲那憨厚性格的遗传，也没问到重庆城有多远，接过钱来，往身上一揣，扯伸脚杆就开走。好在

林汤元人小嘴巴甜，一路走一路问，过了隆昌县，就到了安富镇。一摸包包，啊哟！二十个钱用得干干净净。一打听重庆城，天啦！还有那么远呀！哪个办呢？是走伯伯屋头去吃黄糕粑嘞，还是回家去吃“观音米”煮芭蕉头呢？嗯，还是要走伯伯屋头去才好。他又往前走，把衣裳脱来抵押了作饭、号钱。于是，过一县，他就脱一件，从外面脱到里面，一层一层像剥笋子一样。他总共也没有穿几件衣裳，走拢重庆城，身上只剩一件麻布背心了。

林汤元的伯伯，确是在演武厅（即今劳动电影院旁边）卖黄糕粑。林汤元一进他伯伯的铺子，就哭稀稀的喊了声：“伯伯！”他伯伯掉头一看，面前站个崽儿，个子不高，但长得粗脚大手，一根干桠桠，像黄鳝尾巴那么在后脑勺上翘起，身上穿件麻布背心，在肚脐眼上面搁起，下面穿条刷把裤儿，在连二杆高头挂起，冷得脸青面黑，两陀清鼻涕吊起。他伯伯忙问：“你这娃儿是哪来的？”“伯伯，我是林铭合哟，从双凤驿来！”“哎！”他伯伯才从头到脚把林汤元仔细看了一下，说：“哎呀，铭合，你娃娃儿哪个跑到重庆城来啰？”“屋头没得搞头了嘞，我老汉喊我来的。”他伯伯是个忠厚人，就把林汤元收留下来，说：“我屋头也是找一碗吃一碗，你娃儿跟倒我，要勤快些哟！”“是！”

林汤元在伯伯屋头确实勤快，白天卖黄糕满城跑，晚上不推磨就烧火，总是放了这样拿那样。一年一年人就长大了。尽管是帮伯伯，但饭吃得饱，衣裳也穿得热和。哪知这好境不长，刚刚进入民国，伯伯就死了。他的堂兄林祥铭也是厚

道人，看到兄弟挨边二十岁了，就从生意上拿出四吊钱来，叫林汤元单独去做个生意，让他自己凑几个钱也好成家。林汤元拿到钱一想：我一个人做啥子生意嘛？啊，卖汤元还撇脱，本钱也要得不多，一个人就晚上推磨，白天做生意，边搓边卖，就是打涌堂都搞得赢。于是他就到朝天门外的磨儿石码头上买了一扇磨子，又到“夏公茂”店子里买了两个鼎锅。他有个熟人姓张，是卖鸡八块的，人称张鸡肉，就介绍林汤元在大梁子九井街刘家院门口（即今新华路人民剧场售票处旁边），租了一块地皮，汤元生意就此开张。林汤元也因此得名。

当时，大梁子一带的店铺，多半是苏广杂货铺，即是做百货生意的。但大梁子的这种百货铺，是一批百货业中的二贩子开的庄号，称之为“贩庄”。这些二贩子，从大批发字号手头把货批发进来，又批发给零售小贩。简而言之，二贩子就是些做转手买卖的人。但凡做转手的地方都闹热，吃食生意就要选这些闹热地方才赚得到钱。林汤元这个地方选得倒好，但汤元生意却并不太好，一天只卖一升把两升米。好在林汤元是个单身汉，生活也还算糊得走。

且说这刘家院里面，住了一个人姓刘，名叫刘静轩。四十来岁，背有点驼，人称刘弯背。刘弯背是大梁子裕兴隆苏广杂货铺的老板。这家裕兴隆，却是百货庄号中的头块招牌。刘弯背的生意做得大，他的鸦片烟瘾也大，晚上的鸦片烟要一直烧到三更过后。吃过烟，嘴里总觉得无味，就想吃点甜食东西，正好林汤元因生意不好，摊摊就收得晏，刘弯背经

常叫林汤元送碗汤元进来宵二道夜。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，不吃睡不着，硬要吃了才睡得着。这一睡，就要睡到第二天半上午。又遇到林汤元这人勤快，火比别人发得早，刘弯背爬起来，林汤元的汤元正好煮熟了。头锅汤元的水清亮，汤元面又新鲜，刘弯背又要在林汤元的摊摊上吃碗汤元过了早，才到铺子去做生意。日子一长，互相都熟了。早晨，只要刘弯背一出门来，林汤元就笑嘻嘻了，连忙招呼：“刘老板，请坐，请坐！”话没落地，热腾腾的汤元就端来了。晚上，林汤元等都要等到刘弯背把汤元吃了才收摊子。因此，刘弯背不仅是喜欢林汤元的汤元，也喜欢林汤元这个人，认为他憨厚，便关心起林汤元的生意来了。他发现林汤元这个摊摊，天天都是这么不冷不热，生意一直没有什么起色。

一天上午，刘弯背吃了汤元，突然问：“林汤元，你这汤元为啥子要卖这么贵呢？”“呃……嘿嘿，刘老板，通城的汤元都卖这个价钱吵。不说远了，那边道观井的汪老三，这面半边街杜幺婶的汤元，还不是这个价钱嘛！”“别人我不管啰。林汤元，你想不想生意好？”“生意人哪一个不想生意好嘛！”“我帮你打个主意要不要得喃？”“当然要得哟，我这生意硬是翻不起梢哇！”“好，从明天起，你林汤元的汤元，一碗比别人少卖一个钱，负责生意好得很，你立马就要翻梢。”“……”林汤元嘴上没说啥，心里头在咕哝：“你这个背时主意，还要我翻梢呀！只怕要整翻撬呵。现成都没搞头，还要少……。”但再一想：“人家主意不好，心肠好吵，总是愿我的生意翻梢嘛”。就说：“刘老板，说老实话，这东西就是少卖一个钱一



碗，也还是个赚钱买卖。不过，我的汤元比这一条街的都要旺实些哟。老实说，我的心子比他们大得多！”“林汤元，心子不能大了！”“哎，刘老板！生意买卖人，讲求的是‘货真价实，诚信无欺’嘛。这汤元该是好大的心子，就是好大的心子啦！”“哈……”刘弯背看到林汤元这个憨厚样子，忍不住敞声大笑，说：“林汤元呀！生意有本经。生意人摸不到生意经，一辈子的生意都扯不伸。我不是说你的汤元心子大了，我是说你不要在一碗汤元上把心起大了。哪能一口就吞下去一个金罗汉呢？倘若你的一碗汤元，比别人少卖一个钱，吃的人必然多，汤元就卖得多。你算一下，多卖十碗、百碗……，比你现在多赚多少？”“哦！”林汤元的心，就像那纸糊的窗子，经刘弯背这么轻轻的一点，就通了。从此，林汤元的汤元就比别人少卖一个钱一碗。嗨呀！生意天天打涌堂。

林汤元的汤元，不是成都“赖汤元”的四喜汤元，也不是重庆“三六九”的把把汤元，更不是我们今天的山城杭州小汤元。这些是具有特殊风味的小吃，供人们品评的。林汤元的汤元是大市货，供人们填肚皮的。买主多半是下力人。这些人的一个钱来得不容易，你拿在手头一捏，可以捏出一把汗来。林汤元比别人少卖一个钱一碗，而且汤元照样旺实，心子照样大砣。不说大梁子抬轿的，大阳沟卖菜的，就是千厮门担水的，东水门挑粪的，都要爬上大梁子这岗岗高头来吃林汤元的汤元。林汤元一天卖七八升米，还收不倒生意。好多人看到都红了眼。

林汤元的摊摊隔壁，也是一家苏广杂货铺，老板姓喻。

喻老板的生意不大，但人的架子大，特别是眼睛大。对林汤元这种小生意人，一向看不起。谁知林汤元这个小小的摊摊，在他眼皮底下越搞越红火。去年林汤元不仅赚了钱，还接了个堂客来过年。喻老板越看越觉得胀眼睛，硬说林汤元那炉子头的灰尘，飞到他铺子里去了，把他的货也弄脏了，总是趁林汤元打涌堂的时候，他就跑到街上来惊叫唤：“林汤元，把炉子给我搬开点！”“是，喻老板，马上就搬！”喻老板喊一回，林汤元就搬一回。

这一天林汤元的生意正打涌堂，但火又要熄了，他刚把火钩伸进炉子，喻老板就来了：“林汤元，把炉子给我搬过去点！”林汤元今天的肚皮头就有点气了，说：“喻老板，我的炉子都搬到街边边来了，还要往哪里搬嘛？”“你没有看到在吹风嘛！把你炉子的灰灰吹得满天飞，一条街都遭你搞得乌烟瘴气。”“喻老板，天老爷要吹风关我屁事呀，又不是我林汤元在装风！”喻老板一听气惨了：“哟，林汤元，哼哼，要装疯，喻某人装得成疯！”喻老板气冲冲地走了，吓得林汤元心头咚咚的跳：“哎呀，这些大生意人我们都得罪得起吗！”

果然，事隔两天，林汤元的生意又在打涌堂，半边街的街正谢世合来了：“林汤元，把生意收了，马上跟我走一趟！”当年的街正，相当于后来国民党的保长，算是地方上的一品官了。林汤元虽不晓得是哪一河水发了，但不得不收了生意跟着谢世合走。

原来，喻老板惊动了地方上的街正，又邀约了同业中的一些人，在半边街天竹轩茶馆头，找林汤元“吃茶”讲理，要

他还“价钱”。林汤元走拢一看，茶馆头坐了满湫湫两桌人，喻老板坐在上席，他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喻老板见林汤元来了，就数落林汤元的不是。林汤元看到来讲理的人，都是喻老板请来的，心想：这还有什么“理”让我林汤元讲呢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算了。再看两桌人的茶钱也不算多，于是当众认输，开了茶钱。事情按理是应该搁平了。哪知谢世合最后说：“林汤元，你那个摊摊有碍街容，你那个炉子有损清洁，本街正嘱你立即停业，另找地方！”“哎！”林汤元就木了。

俗话说：不怕官，只怕管。街正本来不是什么官，但恰恰把林汤元这些人管得倒，一句话就把他闹闹热热的一个生意收了。林汤元气愤极了！心想：“咄，做小生意的人就这么下贱呀？哼，我肯信，我林汤元一辈子都卖汤元呀？嗨，我就不卖汤元了！”但他又冷静一想，卖啥子喃？自己就一扇磨子、两个鼎锅的本钱。这时的林汤元已是有家有室的人了，女人还给他生了个儿子。生意一搁，一家人的嘴巴就没有地方搁了，只好又去求教于刘弯背。

刘弯背虽是裕兴隆的老板，但好与小生意人打堆。林汤元上次得其指点，为了感激他，就把儿子拜寄给刘弯背，两个人打成了干亲家。刘弯背看到林汤元受喻老板的气，心里早抱不平，听到他赌咒不卖汤元了，就说：“也好，不卖汤元就来搞我们这行，做百货生意。”“啥子喃？”林汤元吓了一跳，说：“亲家，我林汤元的家当你又不是不晓得，百货当然是个好生意，但我到哪去找这笔本钱哟！”“哈哈……林汤元，老实给你说，我们百货行业中，没有本钱的人多，就我刘弯背

那裕兴隆也没有几个本钱。只要你愿意干，本钱我刘弯背帮你设法就是了。”“亲家，这就承情你啰！”没过几天，刘弯背就把林汤元介绍到白象街同庆福百货字号去推销水渍百货。

重庆城的百货，当年多来自下江的苏杭和上海一带，一律走水路。民国初年，川江上虽然有了几只轮船，但四川正值防区制时候，军阀们随时都在打仗火，轮船多半打了兵差，货物全靠木船装运。加之川江滩多水险，船经常不是整翻就是搁浅，纵然安全抵达，货物也免不了遭受水渍。水渍百货，脱手慢了一点，就发霉变质，到那时不说卖，就是甩在街上也很少有人拣。因此，大字号上便把水渍货赊给一批摊贩去推销，卖了再来付本钱。若与字号上没有点关系的人，当然是做不上这种无本生意的。林汤元全靠刘弯背与同庆福的往来关系，同庆福才答应他去推销水渍货。但一开始也不十分信任他。

林汤元头一次走进了同庆福。同庆福的掌柜姓朱，个子很高，人们称他朱高人。他把林汤元看了眼，顺手赊给他一斤水渍洋钢针。林汤元拿回屋打开一看，锈卡卡的，就摆脑壳：“唉，这东西只怕鬼大爷才要呵！”正当这时，外面跨进来一个人，是卖针头麻线、牙粉、牙签、鸡肠带的李贤邦，他是林汤元卖汤元时的老买主，手头提了个兜兜，进屋就问：“林汤元，现刻做啥子生意了啊？”“嗨，我们这种人，能做啥子生意哟，你看嘛！”便把水渍洋钢针“咚”的一下丢在李贤邦面前说：“搞这个灯！”李贤邦一看，馋得来连眼睛里也流出口水来了：“哟，林汤元，难怪你不卖汤元了呵，原来是弄到

了这个一本万利的买卖，恭喜，恭喜！”“啥子喃！一本万利呀？”“当然啦，像我这号人，就是早烧香晚念经，求神拜佛都遇不倒这种买卖。安逸得很！”林汤元还是没懂，说：“李贤邦，你老弟看清楚，这东西锈卡卡的，本钱倒是没要，但拿来卖给哪一个吵。”“哦，锈不要紧，来，我帮你搞整一下。二天你的这个生意红火了，兄弟是星星跟倒月亮走，要沾你哥子的光呵！”李贤邦叫林汤元找一张扎实的帕子，往桌子上一铺，把水渍洋钢针“哗”一声倒在帕子上，从自己兜兜里拿出两包牙粉撒在针上，将帕子把针一包，按在桌子上唏哩哗啦一搓，然后打开帕子，“哧——”一口气把牙粉吹去。林汤元一看，刚才还是锈卡卡的洋钢针，被李贤邦那一口气吹得来亮堂堂一根一根的。他欢喜眯了，抓起一把来说：“嗨，看样子，这水渍货还可以冒充正牌子喃！”“是吵，搞这个灯，全靠冒牌充正品，以假乱真，要不然哪个叫一本万利喃！”林汤元经李贤邦一指点，心头就通了。于是卖了磨子和鼎锅，到荒货市上买了一张席子，一床油布；在商业场的西四街口子上，田老幺的茶馆当门，向小甲租了一方地皮；把席子往地上一铺，油布一垫，生意就开张了。

林汤元这人的相貌有点土里土气的，给人以憨厚诚实的感觉，加之他做生意一老一实，讲求信用，很快就取得了同庆福的信任，赊给他大批的水渍百货去推销。当时重庆城的百货大字号，多半都集中在白象街、新丰街一带。大家看到同庆福都信得过林汤元，也都把水渍货赊给他推销。林汤元这地摊上的生意就搞大了，搞头也比他卖汤元大了。林汤元

的心子也大了。他心里盘算：“嗯，我不如趁此抓几个钱在手头，然后也像刘弯背他们那样，正南其北的开家铺子做生意。免得天天这样在地下爬。”于是就年积月累，不几年，他手头硬是就搞到了二百来块大洋。但又一想：“这几个钱能开铺吗？凉衣杆戳月亮——差得远嘞！像我这样一个一个的凑，等庙子修好了，和尚都老啰，还开啥铺子哟。”

一天，林汤元揣了一大包货款到同庆福缴账，跨进门就看见屋当中堆了一堆红彤彤、亮闪闪的丝光洋红头绳。林汤元看这东西水渍不凶，光泽尚好，很有卖样。又见同业中要货的人也不少，就忙与朱高人商量：先提货后缴款。朱高人早已信任林汤元了，就答应他把下批货卖完了一齐来缴。林汤元欢喜昏了，心想：“反正不要本钱，这笔生意要赚就赚够。”他便站在屋当中，把双手伸开说：“各位，兄弟来迟一步，请打个让手。”边说边把双手一合，哎！半间屋的红头绳抓到手了。那晓得这批红头绳弄回去才不好卖。一晃半个月了，还没有卖出去多少。其他抓得少的人，一看不好卖，便削价脱手。价钱往下一梭，林汤元就慌了。加上头绳在地摊上揉来揉去，色泽减褪，卖样更为不佳，就是削价也难卖出去了。帮林汤元搞推销的李贤邦来了，走拢就把兜兜里的红头绳拿出来，往林汤元摊摊上一甩，说：“林汤元，你是大总统翻皇帝老官的日历——背时了。而今男人的辮辮早已剪光了，女人不但放脚，还在剪毛转，都时兴短头发；外搭洋钢发夹、压发梳子这些东西满街都是，你这头绳我拿去卖给哪一个吵！”“硬是卖不脱了哇？”“哪个卖不脱嘞，女人还没有都

剃光和尚吵，你这一堆卖个十年八年，也许卖得脱。”“唉！”林汤元的脚手都抓紧了：“撞了鬼了，我这几年是猫翻甑子——替狗干了。手头搞的这几个钱，恐怕要除脱在这笔买卖上。天……”

说也凑巧，同庆福的掌柜朱高人，这时正在田老么的茶馆里头喝茶。林汤元眼看生意要垮杆，想不过味，正要仰天长叹一声“天啦”，谁知刚抬头，一眼就看到了朱高人：“啊！他在这里呀？嗯……只有在他身上打主意了。”就叫李贤邦：“老弟，帮哥子们把摊摊守倒一会。”于是便对对直直走进了田老么的茶馆。

林汤元一心要搞几个本钱开铺子，就是在三伏天里头，口渴慌了，老阴茶都舍不得买一杯来喝的人，当然就谈不上光顾田老么的生意了。今天田老么看到林汤元进来，心想：“噫，林汤元都开斋了，只怕我要走运啰。不图生意，我也图个吉利。”就忙招呼：“林汤元，请坐！吃碗啥子茶？是下关沱茶还是永昌祥的沱茶！”“唉！”林汤元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田老么，我哪里还吃得起你的茶哟，莫见笑，跟你老弟讨碗过路黄解一下口渴。”热心热肠的田老么，只好端碗客人吃了剩下的冷茶，这种茶就称之为“过路黄”，递给了林汤元，说：“喂！林汤元，你是赚净钱的人，哪个也来喝过路黄呵！”“老弟，人熟了我林汤元才给下实话，这一回在同庆福进的这批头绳，硬是把我烫起了。看来我收了摊摊，赔光丢尽，只怕还脱不了爪爪。不喝过路黄，喝啥子嘛！”田老么也看到他这头绳在门口摆了半个月了，又晓得林汤元做生意向来一老一实，也

为他担心：“林汤元，你打算哪个办呢？”林汤元左右看了一眼，小声的说：“老弟，事到而今眼目下了，还有啥子办法呢？只好草鞋鼻子作揖——对不住主人家，车活（离开的意思）了咯！”

林汤元的话虽小声，那边一桌喝茶的朱高人却早已留意了。一听林汤元要放筏子（跑），吓了一跳，心想：“呸，林汤元，你手头还有号上一笔货款啰！是我答应你下回来缴，你这一下拐跑了，我朱高人的饭碗……”他赶忙回同庆福找老板。

同庆福的老板姓雷，人很胖，人们就喊他雷胖子。雷胖子很会做生意，但德性泡毛。一听林汤元要跑，就对朱高人说：“谅他不敢！你放心好了。”朱高人一听，心想：“哎呀，林汤元手头那笔货款是我私下答应他暂不缴的，万一他真跑了，理摊起来，担子还是落在我身上，我咋个放得下心嘛！”但又不敢说，就只有暗暗地盯倒林汤元。只见他拼命抛售底货，更慌了：“哎呀，看他这架势是要跑。”又找到雷胖子。雷胖子才炸了毛：“唉，硬是要倒我的帐呀！朱高人，你是管事就要管嘛，光跟我说哪个办吵？他手头除头绳外还有些啥子？”朱高人忙说：“就只有这批头绳，不过……”他怕把事情说穿了，自己不好交待。雷胖子着急了：“你说吵，不过……不过一阵哪个办吗？”“唔，不过……依我看也怪不得林汤元，他硬是遭逼起了，才以烂为烂，想去拖滩。说句老实话，林汤元推销水渍货还算得一个能干人，为这点货把他逼跑了，对号上也不利嘛！”雷胖子一听：“对的，对的。”就把林汤元找来说：“林

汤元，头绳卖不脱算了，给我退回来就是。二天要盯到行情，卖不脱的就不要拿去卖！”“是！”林汤元走出同庆福：“嗨呀”一声，从背沟上抹下一大把冷汗来。

不说林汤元，就是他的亲家刘弯背，在旁也为他捏了一把汗。事后才说：“林汤元，做生意不能乱来哟。”刘弯背是个爱帮狠心忙的人，凭着他在同业中的威望，就出面帮林汤元请了一个会，为他凑足了五百块钱的资本；又出面找雷胖子在货源上凑合林汤元。雷胖子一是看在刘弯背的面子上，二是想到林汤元从摊贩变成二贩子，横顺是帮他推销货物，凑合林汤元还不是凑合自己，也就答应了。民国十四年，林汤元便在当年卖汤元的大梁子和正阳街的拐拐上（即今新华路重庆市艺术馆斜对门），找了半间房子作为铺面。又到双凤祥银楼订打了一个斗大的金箍子，刻上四个隶书“林铭合印”作为印信，拿来吊在裤腰带上。然后把他的庄号取名叫钰合祥。这时的林汤元虽说也讨了点字墨，叉脚午爪的能画几个字了。但取这招牌的名字却还是费了些神。据说他这块招牌，是找一个叫曾一点的八字先生帮他斟酌的。曾一点确有其人，就在较场坝坎下，十八梯半坡上，开了一家算八字的铺子。他不但八字算得好，字也写得好。在较场坝一带，也算得是小有名声的文墨人。曾一点指着钰合祥三个字，对林汤元说：“你看，这一个钰字，左边是金，黄金的金，右边是玉，美玉之玉，黄金美玉乃为宝，钰者宝也；合字上头是人，中间一横，下面一口，口乃四方之口，四方之口为众，一人统辖四方之众为聚，合者聚也；这个祥字乃吉祥如意之祥。林